



作者為日本貴賓導覽

由於日語詞彙吸收了眾多的漢語詞彙，並發展出草書體的「平假名」與楷書體的「片假名」，因此不少人把日語與漢語視為「同文同種」。也基於這個可以「望文生義」的態度，國人常常直接將日語的漢字轉成漢語字體直接植入漢語裡，例如：「人氣」、「發想」等等。其中，甚至有的因為使用的年代比較久遠，因此，幾乎已經變成了漢語而不自知，例如：「口紅」等。相對於此，將漢語翻譯成日語時，也經常會出現類似的情況，只要日語裡有的，就「希望」能儘量使用；特別是在充滿了濃濃傳統中國味的故宮文物詞彙裡，經

常很自然地把漢語的詞彙轉換成日語的漢字直接放到日語裡。說實在的，使用如此「繁複」、「艱深」的漢字，一般的日本人可能無法消受；出現在文章裡就已經很苦惱了，更遑論用口語的方式表達，如此一來，相信有很多日本人是聽不太懂的，也就無法拉近故宮博物院與日本觀眾的距離。

本文首先簡單介紹「日語詞彙的分類」；再就「故宮文物之日語導覽」，分析導覽時應該注意的問題與解決之道，並於最後歸納總結。

日語詞彙之分類（註一）

日文的文字系統，包括「平假名」、「片假名」、「漢字」、「阿拉伯數字」等。一般來說，片假名多用於外來詞、擬聲詞、擬態詞以及常用漢字以外的動物名、昆蟲名與植物名等，而其他場合則多用平假名。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用片假名書寫的詞彙都是外來詞，因為，日本也會用片假名來表示動植物名稱、擬聲語、擬態語、方言或特別的行話等。

淺談故宮文物之日語導覽



明 玉鯉魚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林郁芯

故宮每天的訪客數少則數千，多則上萬；其中，非使用華語的外國人中，又以日本人為大宗。日本人為什麼喜歡到台灣來玩，甚至到故宮參訪？日本人到故宮來，到底想看什麼？想聽什麼導覽？就日語導覽者的立場，我們該注意什麼？又該如何做才能突破文化的不同，進而拉近訪客與文物之間的距離？

故宮每天的訪客數少則數千，多則上萬，每天都有來自世界各國的訪客，而外國旅客中，又以日本人為大宗。以二〇一〇年為例，非使用中文的外籍遊客中，日本旅客的比例超過百分之五十，足見日本人對故宮的喜愛。至於為什麼日本人喜歡到台灣來玩，甚至到故宮參訪，除了地緣的方便性之外，日本文化受到中國文化相當深遠的影響，例如茶文化、漆器文

化、書畫等等，因此，他們不遠千里就是要來參訪這集聚中國八千年文化於一堂的故宮。除了感受一下這盡藏精品的博物院外，也想瞭解與他們戚戚相關的中華文化的寶藏。當然，還有一點也非常重要，那應該是語言上的親切感吧！

去過日本的國人都知道，較之歐美各國，日本因為有漢字，所以即便不諳日語，也可「按圖索驥」，憑

著漢字半對半猜地找到目的地。同樣地，日本人到台灣來也是一樣，當說的與比的都行不通時，最後一招便是拿出紙和筆，寫出漢字，通常很多時候問題就先解決掉一半了。

那麼，日本人到故宮來，到底想看什麼？想聽什麼導覽？就日語導覽者的立場，又到底應該注意什麼？如何以對方的語言介紹本國的文化讓他們聽得如沐春風，而不是讓他們感到

彼此文化的格格不入。一般日本遊客來到故宮，除了跟團聽導遊的解說，還有其他什麼選擇呢？除了事先致函故宮申請專人導覽，另外就是利用日語語音導覽。目前故宮的語音導覽內容還算豐富，大約包括了一百三十件左右的文物，總長度則約莫有三個小時。然而，語音導覽還是有它的限

制：一來內容比較沒有那麼口語，二來還是不及真人導覽來得生動且又能互動。

如何有別於機器，有別於訪客自己閱讀相關書籍所得到的訊息，這便是日語導覽人員的功力以及努力的方向了。本文擬就中、日兩國文化的異同，提出日語導覽時應注意的事項，希望可以提供博物館導覽相關人員一些參考。

本文首先簡單介紹「日語詞彙的分類」；再就「故宮文物之日語導覽」，分析導覽時應該注意的問題與解決之道，並於最後歸納總結。



清 雍正 玻璃胎法椰彩竹節式鼻煙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文物之日語導覽

故宮裡收藏的文物絕大多數都是中國傳統寶物，當然其主要資料都是以中文書寫的，因此，在研讀相關書籍時，第一手資料大多也都是用中文寫的；基於這樣的理由，我們也可以用廣義的日語口譯態度來看待博物館日語導覽這項工作。不同的是，一般

的說法取代「鼻煙壺」等。如何在專業與泛專業領域裡選取適合的譯入語（在此指的是日語），使觀眾能親近博物館內的展物，恐怕是一項需要相當費心的工作。綜合以上所述，本文擬就故宮文物的日語導覽進行分析與探討，期能提供相關研究一些參考。

故宮文物之日語導覽

故宮裡收藏的文物絕大多數都是

中國傳統寶物，當然其主要資料都是以中文書寫的，因此，在研讀相關書籍時，第一手資料大多也都是用中文寫的；基於這樣的理由，我們也可以用廣義的日語口譯態度來看待博物館日語導覽這項工作。不同的是，一般



明 宣德窯 青花藏文穿蓮雙龍紋僧帽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日語的詞彙以語種分類，可以區分為「固有詞彙」、「漢語詞彙」、「外來詞彙」、「混種詞」四個種類。

一、固有詞彙

一般稱為「和語」或「大和言葉」；是日語自古以來固有的詞彙以及由此合成的詞彙。這種詞彙通常用平假名標記，但是擬聲詞、擬態詞以及常用漢字以外的動植物名稱則習慣用片假名標記。例如，「やま（山）」、「うみ（海）」等。

二、漢語詞彙

由於日語對屬於不同階層詞彙的適應能力很強，於是很早就學會了把漢語詞彙與固有詞彙結合而形成混種詞。例如，「感動する」、「綺麗（な）にた」、「美（い）く／＼です」、「お嬢さん」等。

日語的詞彙也可以詞性來分類，基本上可分為兩大類。一種是可以單獨出現的「自由語」；另一種則是無法單獨出現的「黏著語」。自由語包

是西元五、六世紀以後從中國直接或間接傳入日本，以及後來由日本人模仿漢語造詞法所新造的詞彙。應該是佔日語詞彙總數最多的詞彙。例如，「堆朱（剔紅）」、「陶磁器（陶瓷器）」等。

三、外來詞彙

明治維新以後，受到西化的影響，日語吸收了大量的外來詞彙，由於這些詞彙大多來自歐美語言，所以又稱為「西洋語」，一律用片假名來標記，例如，「エナメル（琺瑯）」、「オーディオガイド（語音導覽）」等。

四、混種詞

由於日語對屬於不同階層詞彙的適應能力很強，於是很早就學會了把漢語詞彙與固有詞彙結合而形成混種詞。例如，「感動する」、「綺麗（な）にた」、「美（い）く／＼です」、「お嬢さん」等。

日語的詞彙也可以詞性來分類，基本上可分為兩大類。一種是可以單獨出現的「自由語」；另一種則是無法單獨出現的「黏著語」。自由語包

括名詞（數詞、代名詞）、動詞、形容詞、形容動詞、副詞、連體詞、接續詞、感動詞等；而黏著語則包括助詞與助動詞等。

其中，我們也可單就名詞進一步分類。名詞可以分為「專有名詞」與「普通名詞」；可以分為「具體名詞」與「抽象名詞」；也可以分為「有生名詞」與「無生名詞」；還可以分為「屬人名詞」、「非屬人名詞」、「事物名詞」、「處所名詞」、「時間名詞」以及「性狀名詞」等。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基本上屬於專業領域範疇，也就是說，所牽涉到的大多都是專有名詞，例如，「青花」、「釉上彩」等。由於來到故宮的觀眾大多不是文物方面的專家學者，所以，將詞彙設定在一般人容易接受的範疇是比較適當的。也因此，如果日語裡已經有的既定用詞，那麼便應該儘量使用，若日語裡沒有該專有名詞，也可以利用補充說明的方式讓講解令人更容易瞭解，例如，以「染付け」來代替「青花」，又或以「這是用來裝嗅ぎタバコ（鼻煙）的壺」

口譯，有人會在同一時間先說中文，口譯者再譯成日語，或者，口譯者拿著文稿進行視譯；但導覽者則需將所要導覽的文物、背景，事先經過咀嚼、消化等轉化的過程，再用日文口語化地表達出來。也就是說，相較於一般的口譯，導覽者需自己先整理出一套講法，去蕪存菁，把一些不適合的部分去除後再傳達給觀眾，而不是把所有讀過的內容直接「背」出來。

根據筆者在故宮博物院的親身經驗，以及前輩（註）的諄諄教誨，下文擬就「歷史與文化背景的異同」、「時間表達方式的異同」、「地理環境的異同」、「文物專有名詞與專業術語的異同」等方面，分別闡述帶導日本貴賓時應注意的事項。

一、歷史與文化背景的異同

王羲之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人物，相信沒聽過這個名字的人應該很少，日本人因為也寫書法，所以有很多人聽過；蘇東坡對我們而言也是從小讀到大的有名人物，但是對日本人而言卻並非如此理所當然，因此當導覽「橄欖核舟」而提到蘇東坡

時，便要觀察觀眾的反應，再判斷是否適時地加以說明，例如，「蘇東坡是中國很有名的詩人、文人……」等。

帝王也是如此，我們覺得乾隆皇帝很有名，但是直接說出「けんりゅうてい」時，並不是每位日本人都可以立刻反應的。如果說乾隆皇帝都沒聽過，那麼光緒皇帝可能更沒聽過；因此在解說「翠玉白菜」時，也可以完全不提「光緒皇帝」，更不提「瑾妃」，而是以「清代倒數第二個皇帝」以及「皇帝的妃子」來帶過。

相對於我們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麼是「平安時代」、什麼是「室町時代」，日本人大多也不清楚什麼是「春秋五霸」、「戰國七雄」。因此，導覽時應避免提到非常傳統並且與日本比較不相關的中國歷史。例如，當我們帶導子犯編鐘而口沫橫飛地介紹晉文公的父親晉獻公因寵愛驪姬之子，想立奚齊為王……，相信聽得懂的日本人應是寥寥無幾，那麼對他們而言，恐怕這只是我們導覽者一廂情願的表演罷了。

「鯉躍龍門」也是中國的傳統故

四、文物專有名詞與專業術語的異同

很多以中文為母語的遊客到了故宮博物院，尤其走到青銅器時代的展區，常常會指著文物的品名卡問說：「這個字怎麼唸？」。以中文為母語的觀眾尚且看不懂，更何況是外國人？當我們對著日本人說：「這是毛公鼎」、「這是宗周鐘」，大部分的時候聽眾還是聽不太懂的。這時



西周晚期 毛公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最好不要直接唸出品名，而可以改用個別解釋的方式。例如在解說「毛公鼎」時，先不直接唸出毛公鼎的日語發音「もうこうてい」，而改說這是「鼎」（かなえ），再指著品名卡

進一步加以說明，例如，鼎是古代的鍋子，而「毛公」則是當時王的叔叔。導覽「宗周鐘」時也是如此，直接說明「鐘」（かね）是古代祭祀時的打擊樂器即可。因為對著日本人

三、地理環境的異同

有非常多的國人會到日本旅遊，但大家耳熟能詳、說得出口的還是特定的幾個地名，例如，「東京」、「大阪」、「京都」、「奈良」、「北海道」等等。如果有人突然提到一個可能沒有聽過的地方，則一般人可能沒有概念那個城市到底位於日本的那個島？那個方位吧！同樣地，雖然現在也有很多日本人到過中國大陸，但是，中國大陸那麼大，地名那麼多，除非是世界有名的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否則最好還是避免直接使用比較好。可以利用「華東地區」、「中國的東北」、「中國南方的一個都市」等方式帶過。

二、時間表達方式的異同

誤會。例如陽曆與農曆，如果不講清楚，就容易混淆。中國的節日，很多在日本都可以找到「翻版」，只不過一八七三年，日本修改曆法後，一些原本是農曆的節日，就變成陽曆了。例如七夕，日本大部分的地方指的都是陽曆的七月七日；又例如端午節，也變成了陽曆的五月五日了。所以如果沒有說清楚，就很容易產生誤會。

一般的節日尚且如此，更遑論年代了。講述朝代時，除非對方是一位對中國歷史非常有研究的專家，否則也不應直接以中國的朝代來述說，而應轉成西元年，或者更貼心地轉換成日本的歷史年代來說明。例如，對一個普通的日本人介紹青銅器時代時，可以簡單地說，這是一個距今約三、四千年前的時代，或說，這個時期大約是在西元前十七世紀，西元前三世紀，又或說，這是相當於日本的繩文時代晚期、彌生時代中期的時代。如果只是單純地介紹，所謂的青銅器是指夏商周，那麼對於大部分的日本觀眾而言，可能只是聽到一個不知道意思的名詞，而無法瞭解到底這是多久以前的時代。又例如，故宮現址是民國五十四年搬遷來的，我們很可能也會陷入「民國」應該是誰聽了都會知道的思考模式，但是，就像是一般國人不清楚現在是日本的平成幾年一樣，日本人當然也不一定知道現在是民國幾年，所以，最好是以西元幾年或是日本的年代來說明會比較容易令人瞭解。



清 翠玉白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準則，以利導覽者在導覽時能更正確地使用這些文物詞彙。

不論是將漢語譯成日語，或是把文物相關知識與常識經過語言和文化背景的轉換，巧妙地將中華文物介紹給以日語為母語的觀眾，兩者皆可歸類到漢語日譯的範疇；不同的是，一種是藉由文字的表達，而另一種則是藉由口語的傳達。閱讀文字時，因為有時可以望文生義，因此比較不會有產生歧義的情況；但導覽時，同樣的發音可能會對應到不同的文字，因此，如果選用了容易產生歧義的語彙，則聽者就不易聽懂了。除此之外，有很多我們認為是理所當然，大家都應該知道的人事物，跨了國度就不同了；有時不僅可能對方無法理解，甚至還會有誤會的時候。緣此，作為一個導覽者，應該適時地利用其他更容易懂的方式加以說明，如此一來，才能真正達到傳遞文化、訊息的目的，進而使觀眾更容易親近陳列的文物。

根據本人的觀察以及前輩的經驗，日本人很喜歡數字，這也許跟他

玉白菜這塊玉石，再者，對一般日本人而言，以「翡翠」代替「翠玉」的說法也比較自然。

此外，有些紋飾技法的專有名詞在日語裡已經有現成的用法，例如，「青花」、「剔紅」等，其日語的說法分別是「染付け」、「堆朱」，此時，應儘量轉換成日語裡的現成用法比較妥當。另外，針對一些比較難的字，最好不要單純地直接以日語發音唸出文物的漢語名稱，而可以將整個文物名稱先唸過一次，再針對個別詞彙以其他比較容易懂的唸法解釋之；例如，「鬥彩」，可以先唸出「とうさい」，之後再針對比較難的「鬥」加以解釋，如「たたかう」の「とう」。

博物館導覽並沒有一定的帶導方式或解說方法，如何將文物介紹給觀眾，又如何將觀眾引領至這博大浩瀚的文物世界裡，端憑個人本事。以上只是針對一些平常比較常遇到，又或比較容易疏忽的部分簡單分述並提出一些建議，希望能提供相關工作者一些實質上的助益。

們的民族性有關——很認真、很仔細。

也因此，他們對有數據的資料容易感到有趣；例如，故宮藏品有幾件？故宮最古老的文物是哪一件？除此之外，導覽時也可適時地與身邊的事物做結合，讓導覽更增添趣味性，而不至陷入枯燥無聊的窘境。例如講到玉璧時，可以問問他們，像不像家裡的CD啊？講到玉琮時，也可以請他們猜一猜像什麼？大部分的時候，他們會猜「一大樓」，這時也可以順便再問，那麼「一大樓究竟有多高呢？」

記得有一次帶導時，當我說出某個文物相關單字的日文讀音時，有位日本貴賓跟我說：「哇！真不簡單，這個字你也會唸喔！」當時我笑了笑，事後，我自己反省了一下，這樣到底有什麼意義？千萬別以為說了一些艱深難懂的詞彙，就會讓對方覺得自己很有深度。現在，真正讓我感到十分雀躍的應該是聽到「你的講解真是淺顯易懂，今天真是愉快啊！」這樣的話語，因為，畢竟表演不是我的初衷，透過表達與傳遞進而拉近觀眾與文物之間的距離才是導覽的真正目

結論

身為一個博物館導覽者，尤其是外語導覽者，除了透過不同的學習管道，讓自己的外語更精進外，也應該嫻熟該國的歷史文化背景。除了古代的歷史，就連現今的時事也應該時時涉獵，才能更緊密地連結講者與聽者的心。尤其當對方覺得講者是那麼地瞭解他們的文化時，不僅是窩心，進而更願意接受導覽者所解說的內容。如此一來，除了介紹文物，也同時能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本文主要針對故宮文物的日語導覽來分析，什麼樣的漢語文物詞彙可以直接轉換成日語原有的漢字表現出來；而什麼樣的漢語文物詞彙應該經過咀嚼之後，再利用其他的日語詞彙來表現。又，哪些漢語詞彙雖然可以直接放在日語的文章裡，卻不適用口語的方式表現，而必須轉化成口語的日語，並以其他的語彙再進一步解釋。如何把上述的分析結果應用在日語導覽，本文針對以上幾個平時常見的部分，再就文物的日語導覽加以分析整理，期能提供一個原則性的參考

的吧！

很多人覺得，只要你會中文導覽，而你又會講日語，那麼你當然會做日語導覽。事實上，語言只是一種工具，它可以讓我們比較容易地進行相關的工作，也可以在工作時更得心應手；但是，這之間的轉換並非是那麼單純的，特別是博物館的導覽工作。面對與自己不同國籍的觀眾，還是應該多加留意一些可以為對方多注意的貼心事項。故宮目前有數百位的志工一起幫忙分擔導覽文物的工作，其中，包括正職的員工，日語導覽的人也不過只有十來位；相信大家就就業業、持續地努力學習，希望以有限的人力作最大的貢獻。希望透過本文的研究結果，可以為從事博物館導覽工作的人，提供一些實用的建議以及另一種思考模式。

作者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覽處

註釋

1. 本節有關日語類型論的探討主要參考湯廷池老師的《從類型論看日語的特徵》。
2. 主要是故宮資深志工賴芳英老師。



明 成化 鬥彩雞缸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